

哭穷：贫困农民自我表达的另类机制

——基于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庭的考察

孙旭友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以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庭调查为资料来源，分析了哭穷作为弱势农民的一种另类表达机制的实践运作，展示了弱势农民生活的特殊面向。哭穷场景的行动主体包括哭穷者(行动主体)、倾听者(指向对象)以及协助者(关涉对象)；农民家庭的真实生活基础、他者预期性认同、自我资源诉求等因素，是临时场景建构与哭穷行为发生的诱因；学生家长对人情关系的建构、政策赞扬与权威认同等策略运作，是为了达成工具性与情感性的表达意图。

关键词：贫困农民；哭穷；表达机制；行动主体；意图表达；柔性控制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5)01-0036-06

Poor-mouth: A special mechanism of poor farmers' self-expressi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rural poor college students families

SUN Xu-you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Abstracts: Tak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rural poor college students families as the sourc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actice logic of poor-mouth of poor farmers' and showed the special aspect of poor farmers' life. The action subjects of crying poor scene includes poor-mouth people(agents), listener(pointed-objects)and facilitators (related-objects);The poor farmers' real life, expression of identity and resource demands of the subjects are the inducement of temporary scene construction and poor-mouth behavior; The goal of parents using strategies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lations, policy praise and recogniti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uthority is to achieve the intent of instrumental and emotional expression.

Keywords: poor farmers; poor-moth; expression mechanism; action subjects; intention expression; flexible control

当前关注弱势群体表达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单就农民群体而言，无论是对道义小农与理性小农的争论，还是对法权抗争与弱者武器的分析，要么是完全合乎理性假设的理论探讨，要么是对具体生存境遇中农民行为的微观分析。同时，“为权利而斗争”或“为承认而斗争”的弱势群体自我表达机制，都着力于对“对抗性”事件的行动分析。然而，贫困农民等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绝不仅仅由形形色色的抗争事件所构成。他们自我表

达的方式与策略，也绝非抗争所能涵盖。在复杂而丰富的生活世界，“哭穷”既是生活世界中各种人群的生活事件与行为方式，也构成贫困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另类表达机制。

一般意义上的哭穷是指“口头上向人装穷”^[1]。这种生活世界的语境，训诫了行为者自我表露的幻象，反映了他者的污蔑性观念，带有道德化贬低色彩。本文所指的“哭穷”，既不同于生活化的哭穷，也与哭诉有本质差别。哭穷作为行为主体的自我宣称机制，是现实世界中存在且经常运用的行动方式。它是一种借助自我贬低(经济或身体)，以引发他者感情性认同(表意性)或达到预定目标(工具性)的策略与行为方式。哭穷首先是一种情感表达方

收稿日期：2014 - 11 - 29

项目基金：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项目 (2013B23714)

作者简介：孙旭友(1981—)，男，山东临沂人，博士研究生，黑龙江齐齐哈尔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

式,这种情感表达既含有主体的自我认同,也带有对他者认可的自我预期。透过情感认同而诉诸于背后的利益获得,是其隐性的社会效用。

本文立足于黑龙江、山东、河南等地贫困农民学生家庭的观察,以及对学生家长等相关主体的访谈^①,运用本土风格“实践社会学”的路径,对哭穷现象及其逻辑进行分析。所谓实践社会学指的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社会学,“实践社会学在面对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时,要找到的就是实践中的逻辑。然后通过对实践逻辑的解读来对我们感兴趣的现象进行解释”^[2]。清楚地掌握农村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不仅要把它置于常态与常规生活来理解,也需要把它置于非常态的“事件”中来理解。一些发生于村落社会的重要事件,足以揭示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关系、机制与策略。哭穷作为被“诱发”的非常态“事件”,不但可以部分揭示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机制,也为研究农民的人际关系、生存策略和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切口。笔者对弱势农民家庭哭穷逻辑的实践社会学分析旨在窥视农民自我表达的可能路径与生活面向,即以哭穷为特殊表达机制,揭示农民日常生活中自我表达的复杂性及其实践。同时,透析哭穷现象的实践逻辑,亦即以弱势的农民家庭对哭穷策略的实践为案例,归纳哭穷的普遍化运作逻辑。

一、哭穷场景:主体及其行为建构

哭穷作为一种行动体系,其行动主体除却哭穷者,还包括行动的参与者即哭穷对象。哭穷者与参与主体实践哭穷的发生,搭建了容纳哭穷行为发生、权力运行以及技术操作的临时场景。参与主体包括哭穷行动的指向对象和关涉对象。所谓指向对象是指行动者自我宣称或意图达成所需的目标定位,是哭穷主体主要的目标指向人。关涉对象是指一种旁观者的角色,其作用是证实与转述哭穷者的情感、话语及其故事。

1. 指向对象的场景认知

指向对象的在场及其与哭穷者的社会关联,直接刺激了哭穷行为的生成。因为富有社会意义的临时场景,正是“他者”的到来所引发的。只有当指向性主体在场时,哭穷行为才有必要。外部力量的介入不仅会激起平静生活的波澜,也会给当事者带

来更为深层次的思考,甚至是非常规行动的生成。

笔者代表着学校以及背后的诸多组织(政府、银行等),关涉走访家庭孩子的教育和经济利益。因而在农民家庭看来,调查者是政府或学校等权威代表,是具有合法性权力和具有行动者利益的决定权的一类人,并与自我有着利益关系纠结。“类型化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少的基本结构,因为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类意识,是人们形成生活框架的基础”^[3]。哭穷行为发生的目的就是激起指向性主体及其背后组织的同情从而获得利益。因而在哭穷者看来,指向对象要么是富有资源的支配者,要么是感同身受的情感支持者,或二者兼而有之。

因此,当笔者进入农民学生家庭时,其原本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就像一块石头投进水中,泛起不小波澜。被调查的家庭成员,面对不知从何而来的陌生人,表现出很惊讶的眼光和表情。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在惊讶和恐慌中(尤其是我们带着行李、邻居带我们)询问我们是谁?听说是从H大学来做家庭状况调查、贷款发放事宜(涉及孩子的大学)后,在客气和谦让中把我们让进屋里。农民面对我们这些人(在他们心目中具备了很大的话语和决定权力)的时候,带着十分的小心或谨慎,一直是以我们的信任为直接目的,我们成为了他们的重点公关对象。这种对象性颠倒带有了很大程度的经济政治因素。因此,作为指向对象的调查者,直接参与和建构了哭穷行为的发生。

指向对象的社会认知对哭穷行为的发生与走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社会认知,不仅受到预设的社会知识背景与认知结构的影响,还得到情景化场域中主体位置、行为惯性、物理环境等因素的诱发、固化或修正。哭穷式宣称在调查者(指向性对象)看来是正当的,因为情境的特性本身会界定可能有什么样的结果。调查者本来就是带着贫困生的家庭背景材料而来的,与行动者构建的场景和意图不谋而合。这种嵌入性同情与行动者合意设置,预设了哭穷的动机合法和行为适当。指向对象不仅依据情景认同而参与建构哭穷场景,而且根据预设情景、社会认知以及哭穷者行动展演等因素,决定哭穷的效果与社会作用。无论指向对象是主动进入还是“被拉进”哭穷者的逻辑,哭穷行为及其表达成效,都与指向对象的认同相关。当哭穷场景与指向对象的

先前认知相符, 哭穷既可以获得指向对象的同意, 也可能带来利益诉求满足等社会效用。

2. 关涉对象的邻里明证

关涉对象的不确定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场的不确定性。关涉对象可能是哭穷者主动邀请的“演员”或是偶遇的观众, 但是允许缺席。可以不成为某一情景下哭穷行为的组成要素。二是角色扮演的不确定性。关涉对象有时候是哭穷者情感指向对象, 有时候却是认同哭穷者遭遇的情感支持者甚至是证人。

农村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等相关主体, 由于与哭穷者处于同一社会层级, 往往具有同样的体认。因而, 关涉对象不仅是农民学生家庭知根知底的“自己人”与习惯性情感指向对象, 更是“外人”在场下的协助者与明证, 起到转述和“帮穷”的作用。关涉性对象的在场、话语以及各种身体语言, 大大加深了这种哭穷的效果、范围与力度, 起到了一种渲染或强化的作用, 可以增加哭穷的可信度及其真实性。旁观者的效应大大加深了这种哭穷的效果、范围与力度。河南某村, 农民学生家庭的一个邻居, 一边哭泣, 一边诉说被访者的家庭的贫困现状:

“老师, 不是说瞎话。你看他家的房子, 家里啥现代化的家什都没有。都是为了孩子上学, 上个大学不容易啊! 你们又是公家的人, 孩子父母真不容易, 多帮帮忙。他家的情况谁不知道啊? 别说我们村的, 就是四外庄的都晓得!”

指向对象面对这种反衬式的帮腔与渲染, 加深了对调查者家庭贫困的确定和同情。在农村社区的熟人社会, 邻里之间相对熟悉, 事事人所共知。街区邻里、亲属成员等, 会在社区道义或者差序关系的意义上义务性地帮腔造势。另外, 展示家庭不幸与生活艰辛, 成为村庄邻里的议论话题和饭后谈资。加上大学生这种文化人带有的名人效应, 使得学生家庭的事情成为在村农民乐于交流的话题。这种自我叙述和他者转述的“哭穷书写”, 已经成为农民生活甚至村落文化的一部分。

总之, 哭穷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社会阶层, 都存在的社会现象与互动方式。在不同的参与主体、场景以及诱因下, 哭穷所要宣称的目的与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哭穷在现实场景中的实践逻辑, 还具有统合性与普遍化的面向(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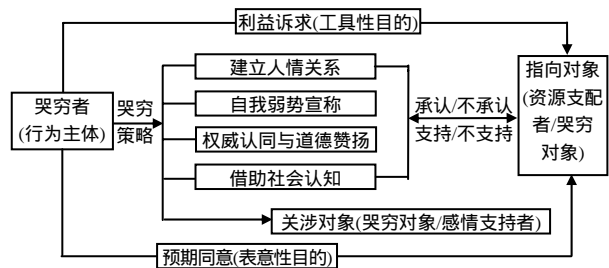


图 1 “哭穷”逻辑分析图

哭穷作为行动主体的表达机制, 既呈现表意性的认同与感情支持, 也蕴含维持既得利益或预期诉求的工具性目的。哭穷机制的构建和运用, 囊括了哭穷者(行动主体)、倾听者(指向对象)以及协助者(关涉对象)。哭穷行动体系的建构, 是在指向性对象与关涉对象等参与主体合谋下完成的。有的哭穷场景下, 关涉对象就是情感支持的指向对象; 而在有的哭穷场景, 关涉对象与指向对象却是不同阶层与资源带有人。

二、哭穷动因: 真实唤起与意图表达

在某一特定场景下, 行动者的意图和行动能力与个体不同行事方式相关, 而行动的发生与自身社会关系发生联系。“他们(行动者)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 是镶嵌在真实的、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4]。被访者(哭穷主体)采纳哭穷策略, 是在临时生活场景诱发下, 对其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和理性思考的结果, 带有行动的情感性和工具性。农民哭穷的临时场景或实践场景的构建, 是家庭经济基础的客观化、他者承认的预期、资源获得和利益诉求等因素综合效应的结果。

1. 家庭经济基础的薄弱及其宣称

家庭经济基础的薄弱及其宣称, 是一种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的传达。“说结构是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程序’, 是说作为被生产出来的社会系统并不具有什么‘结构’, 只不过体现着‘结构性特征’。同时, 作为时空在场的结构只是以具体的方式出现在这种实践活动中, 并作为记忆痕迹, 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5]。哭穷场景的临时建构具有客观性的基础。哭穷者带有表演和自我贬低的哭穷行为, 往往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 苦衷的背后是家庭经济基础的薄弱。

笔者走访的家庭大多都是很贫困的, 家里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化的设备。有的也就是一台黑白电

视,一个小桌,几把椅子。屋里很混乱的放着吃、穿、住、用的家什,让人感觉很乱。有很多家庭的住房是很低的那种草屋,屋上面长满了杂草,到处都是裂痕。其中有一家,是在别人家的房子下临时搭的小屋,夏天里面很潮湿,很灰暗,地下撒着石灰以防潮气。

农民哭穷与社会富二代的炫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也是各自不同的生活背景、文化背景、心态的反射。贫困农民家庭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哭穷有了必要、可行与可能性。河南南阳市某学生家长说:

“老师,你看我们家,就靠种地(赚钱),真的是‘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上学啊!一年就这么点收入,农民真的很难。家里要是有钱,谁让孩子搞家教,是贷款(国家助学金)啊!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孩子要上学,家里供不起,那只有想别的办法了。”

笔者访谈的正是这种家庭条件经济不好、在学校借助学贷款或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家庭。贫困学生家庭往往带有很多相同点:孩子多、家多在农村、父母身体不好、收入来源不稳定等。真实描述与体察事实,增加了调查者对哭穷行为的认可和确定。正因为自我(学生和家人)感觉经济基础弱势的客观化及其宣称,可观察与可比较的客观事实,让哭穷行为的发生具备了社会基础和政治意义。

2. 他者同意的表意性预期

哭穷场景下的指向对象,无论是带有资源支配或话语权的权力主体,还是能给予情感与道义性支持的认同者,哭穷者之所以能够而且愿意哭穷,其预期性目的就是使得指向对象相信哭穷的合法和自我宣称的合理。这种带有表演成分的哭穷,不管工具理性目的与表意性预期甚或传统惯性如何,其展示给他者进而获得诉苦对象的同意与情感支持是其主要目的之一。“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会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行动事实上受到这种信念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6]。因而,哭穷行为要达到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使得指向性主体相信哭穷行为的合情合理。

哭穷作为表达哭穷者的自我宣称机制,建构了农民利益与社会诉求的体系和结构。哭穷行为的建构,虽不乏临时场景的诱因,但绝非一时之作。从农民学生家庭对哭穷实践性运作到社区邻里的道义

发声,哭穷既是对外来者到来的应对之策,也是人际沟通甚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哭穷达成互动双方的深层次了解,进而实现情感性互换与支持,本身就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交流方式与沟通手段。

3. 利益诉求的工具性意图

获得参与主体的承认与情感支持,是哭穷者最基本的表达意图与行为指向。但是在不同的场景下,透过宣称的承认及其附加的情感支持、认知匹配等实用性效果,带来延伸性的利益诉求或资源获取,是哭穷者更深层次的用意。哭穷是哭穷者衡量利益得失后,为了维持或获得利益资源的策略。

在与农民学生家庭成员互动的过程中,哭穷者的学生家长,往往把哭穷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实践策略。“个体行动是理性的,个体可以获得足够的、有关周围环境的各种信息;可以根据所获得的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理性的计算和分析,从而按照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目标选择决策方案,以获得最大效用”^[7]。与被调查者进行互动时,话题只是在所设定的范围之内,是以学习、贷款和助学金为主要议题。哭穷者知道或被告知助学贷款以及助学金的重要性,无疑增加了对现实性金钱的关注和投入。同时话题的设定却被调查者无形中转换了,重点一直在自我的诉苦和贫困的表露上。很多学生家长都含有抱怨和不屑的态势,认为上学没有多大用处,学好学差没差别。但当涉及学生在学校申请助学贷款以及获得学校、国家奖学金事宜时,他们不但抛弃那种不屑的表情,而且表现出积极热情的一面。黑龙江牡丹江市某学生家长说:

“老师,我们家情况就这样。我们家二儿子回来都告诉我们了,说学校老师都很照顾。等你们回去再有助学金、奖学金什么的,到时候要多多照顾啊!”

哭穷者通过指向性主体来传达自我经济贫困的确定性,力图达到既得利益的屏蔽(已经贷款或助学金的合法)和预期利益关照(下一步的贷款和助学金)。这种目的可以说是现实和急迫的,更是弱势农民家庭所需求的。“这种利益对于人们越贴切,人们对它的追求就越迫切,由它所引起的参与动机就越强烈,反之也如此”^[4]。对贫困家庭而言,学生的学费与生活费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大等背景下,如何能够获得

国家—学校的贷款,如何能延长还款时间甚至不还款,是哭穷主体最为关心的。

三、哭穷策略:柔性控制与权威认同

哭穷主体的自我展示和利益诉求的表达,一般通过主体间互动来完成。“在社会世界中个人主体性的沟通之中去重构行动的客观意义的根源”^[8]。行动者通过一种例行化的行为方式和区域化安置,找到了主体互动的空间,互动中形成并暂时确立互为认同感与互相制约的权力事实。“行动者的本体安全和结构的制度化,在时空中都依赖于行动者之间例行化和区域化的互动”^[9]。哭穷者在哭穷空间运用的行动策略,笔者概括为“柔性控制”和“权威认同”两种,其中都掺杂了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的权力技术。

1. 柔性控制:建构人情关系

所谓柔性控制是指,行动主体采纳柔和、婉转、迂回的方式,对指向性对象进行思想和感情上的控制,以达成自我意图的实现。行动双方的“柔性控制”,不仅仅体现在资源支配者或权力实施方单向度的隐性控制与权力支配,也体现在被支配一方,利用各种人情策略把资源支配者“拉进”人情逻辑或哭穷场景。哭穷者的寒暄、拉关系、老乡情等柔性控制手法,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反应,寄希望达成双方认可的人情共识与社会关系建构。

对指向性主体的尊敬和寒暄的感情投入,是哭穷者的人情策略。除去传统“仁爱”等感情内化要素以及“来者是客”的儒家思维,哭穷主体之间的理性—短暂型交往,一直围绕指向性主体展开。“外感性—内理性”的嘘寒问暖,是行为主体的一种感情型策略的关系实践。这种感情策略,是通过语言表达与行为实践两个方面展开的。通过产生亲近感而达到公私混合的社会关系,带有帕森斯话语下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转化与变通。“当公共事务允许通过个人交换得到处理时,任何人都可能通过交易获得公共权力对私人的服务,也可能通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接近或与公共事务者发生联系”^[10]。

调查对象表现出的极度的热情也包括了邻居这种关涉主体。这种热情不但表现在言语的尊重、夸奖,如“你们亲自来、辛苦、累吧”等,还包括行为上的如坐好座位(上座)、喝茶加糖、吸好烟、

留下吃饭等。还有的农民家庭以地域性关系进行人情传递与感情增补,力图在差序化的人情结构中找到彼此对应的位置与关系。山东菏泽市的某学生家长说:

“你们辛苦!是从东北来?你是山东人?你看,咱们还是老乡,都靠着,是不是?说实话,我还真有亲戚在黑龙江,东北大部分人都是河南、山东过去的。都是老乡,多帮帮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多关照。”

2. 权威认同:政治推崇与政策赞许

所谓权威认同是指行动主体对享有权力的人或机构的地位的认同和对其命令的服从。此处专指哭穷者对机构及其政策的认同。

首先是对国家或学校等权威机构的极力推崇。哭穷者通过大力赞扬国家、社会以及党给自己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来达成一种认知共识与利益一致性。“国家可以被视为一个‘超级个体’,其不同于一般个体的抽象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社会成员的想象中,其被想象的方式也正是其发挥影响力的方式”^[11]。对生活变化的推崇,带有一种历时性对比而暂时忽视或搁置横向型剥夺感,甚或故意掩饰自我不满情绪。黑龙江绥化市的某学生家长感叹道:

“虽说我们家条件差,可是吃饭是不成问题的。比以前吃不饱穿不暖那是没法比啊!这还不是咱们国家,共产党好?当然,咱们家比起村里面很多人没法比,但是我们还是很满足。咱们学校真行,不但帮助我们孩子,还对咱们家来家访;学校真负责。老师也很负责。”

其次是高度赞许社会政策与国家助学政策对家庭、孩子的积极性影响。政策推崇策略带来的一个附加性隐含后果就是,希望通过调查者以及背后的学校向社会、政府等表达利益诉求。山东临沂市的某学生家长说道:

“感谢国家和学校,要是没有学校和国家的贷款政策,我们家的孩子上学都困难啊!您放心,我们一定按时还贷。孩子回家或打电话都说,使了贷款。还说得钱(助学金或奖学金)。学校跟老师都很照顾。要是放到以前,没有这个国家政策,我们吃饭都吃不上,别说上学了。上学还有助学金、助学贷款,还是国家的政策好。”

哭穷者对国家与社会政策的赞扬,是在调查者设定的沟通主题和调查者利益诉求压制下的“双重型构”的结果。对国家或学校等权威机构的极力推崇,或许带有哭穷者的真实感受,同时这里面含有很多表演色彩和未告知意图。政策赞扬的背后,是哭穷者对利益诉求和既得利益的表达,也呈现出底层民众对国家权力与权威的表面认可。

综上,本文通过阐释农民的哭穷事件,展示了弱势农民生活的特殊面向,也希望通过农民学生家庭的哭穷行为分析,展示哭穷的实践效用与运行逻辑。农民通过具体场景下真实的唤起与意图构建的诱发,不仅实现了自发—自觉或主动—被动的发声,也伴随期望他者认同与自我利益诉求、进行资源交换等多元化意图和后果。换言之,哭穷是否能达成预期同意甚或资源获得的意图,与指向对象受到的人情逻辑影响程度相关。哭穷主体既利用自我弱势的客观事实与主观宣称,对资源支配者进行权威认同与道德赞扬,也会借助他者的认知与社区道义甚至人情法则等,来达成自我预期的他者认同与资源获得的可能。日常生活化的“哭穷”,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也是个体获得情感性支持的表达机制。而在不同的事件与场景下,哭穷更可能是个体用来争取可用资源与预期利益的工具。更为现实的是,哭穷或许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时空变迁中,早已沉淀为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生活方式、行动策略甚至文化类型。本文对哭穷策略的实践逻辑分析,希望对中国本土话语与不同群体日常生活的实践现象研究,带来一定的启发。但是带着强烈的探索意识,需要对哭穷与文化因子的关系、哭穷场景的构建类型等做出分析。另外,像哭穷主体之间复杂权力关系、哭穷行为与群体阶层化的关联等

问题,也需要作延伸性研究。

注 释:

- ① 本文得益于H大学在黑龙江、河南、山东等省份,关于众多(上百人)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助学贷款以及家庭情况等家庭调查项目。笔者多次参与项目调查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学生家庭进行观察,对学生家长深度访谈,写下了很多思考。而且对收集回来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他访谈人员进行过“转访”。

参考文献:

- [1]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653.
- [2] 孙立平.现代化与社会转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26-427.
- [3] 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J].中国学术,2002(4):130-157.
- [4] 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8,59.
- [5]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79.
- [6]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
- [7] 高连克.论科尔曼的理想选择理论[J].集美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版,2005(3):18-23.
- [8] Outhwaite, W. 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The Method Called Verstehe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75: 91.
- [9]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7.
- [10] 张静.私人与公共:两种关系的混合变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5):43-52.
- [11] 李化斗.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与事件分析”[J].社会,2011(2):216-240.

责任编辑:陈向科